

研

經

言

研經言卷四

歸安莫文泉校士述

素問平人氣象關文辨

素平人氣象於人以胃氣爲本後獨言三陽之脈不  
及三陰林億以爲闕文引難經呂廣說補之泉案三  
陰之脈行五藏經於三陽脈後卽言五藏脈五藏卽  
三陰也文與靈經脈六陽氣俱絕五陰氣俱絕及素  
經終六陽五陰之終例同蓋分手足言之則六陽渾  
舉之則三陽統言之則五藏稱五陰經實核之則五  
藏言各有當非一端也三陽主軀殼與脈經時脈之

六經必兼三陰者相似而不同難經所言亦係時脈其動搖幾分云云不可執以例此五藏主軀內兼主時故五藏平脈與四時脈同然四時脈通主一身五藏脈專主一藏故病脈死脈之象則與玉機所云太過不及者不同讀靈素常須識此勿令誤也林校殊未審

仲景法非北學辨

仲景生於南陽官於長沙醫於京洛今案其地皆非北方郡縣而洛稱土中尤著仲景是書將爲前聖集大成爲後世立大法而斤斤一隅之見何以爲仲景且厯東西晉南北朝及隋唐其間建都若鄴若金陵若長安幾於五方無定而外臺所採諸家半皆當時士大夫在京師者其尊仲景方至於天下響應及宋許白沙當南渡時去仲景千有餘年而傷寒九十論中所紀證治若合符節可見通人之學不以方隅限也其所謂傷寒病則惡寒體痛嘔逆而已並不大重

何異之有若以其處方太峻則古權量不及今十之一有千金可證又何異之有夫天下事果有二千年來五方通行未幾而止宜一方者乎人亦自求所以知仲景者可耳

按河南通志云張機涅陽人涅陽卽南陽郡之屬縣名非有異也惟張松北見曹操以川中醫有仲景爲誇見方氏條辨自序則與此異豈仲景曾入蜀爲醫歟要之蜀亦西南方也

金匱非論雜病書辨

丹溪謂金匱爲論雜病之書以示別於傷寒論似也  
抑知金匱卽論傷寒中雜病非論一切雜病乎夫瘧  
濕喝奔豚氣宿食嘔吐噦下利之爲寒類仲景有明  
文百合狐惑陰陽毒之屬寒科千金有成例瘡癰欬  
心痛腹滿寒疝積聚水氣之挾寒見於靈素中風歷  
節血痺胸痺痰飲消渴黃痺驚悸吐衄下血瘀血轉  
筋狐疝之或由風或由寒詳於病源虛勞必助其陽  
肢腫必吐其痰虺動必溫其胃可見也其尤著者中  
風宜若多端反取風寒濕雜至之痺爲正下利宜若

不一專以陽脈陽症爲順肺萎上氣淋似乎熱矣而  
萎有甘草乾薑湯症上氣有半夏越婢湯症淋有弦  
急痛引症婦人病則尤雜矣而妊娠嘔吐產後三症  
皆從傷寒法治經水不論過期不及期並主溫經湯  
是皆以或純寒或兼寒者言也若臨症者泥此概施  
鮮不貽害作書之旨自爲寒字窮其類耳勿執小異  
而疑大同仲景自名其書曰傷寒雜病論自敘其由  
曰宗族死傷寒故迄於隋唐總呼傷寒者以此自林  
億校成始與傷寒分而丹溪之說行近世又以其方  
論多倚溫熱不得其解則曰此北學也吁其蔽甚於

丹溪矣



[illegible]

兩濕溫不可合一辨

難經濕溫言脈不言症脈經濕溫言症不言脈何也  
蓋在難經者既屬傷寒則必有頭痛發熱等症又以  
其脈陽濡弱也推得先受溫而尺熱口渴在其中陰  
小急也推得後受濕而身疼拘急在其中不言症而  
症可知已其與脈經所言先受濕後受熱者迥別後  
受濕者其濕浮於表與寒同法而減等小急者紫之  
減象也許叔微蒼朮白虎湯蒼朮散濕白虎治溫最  
合緣此濕溫重在溫也先受濕者其濕沈於裏與凡  
濕病同法故脛冷胸腹滿其脈當沈可以白虎概治

研經言

卷四

五

之乎頭目痛妄言是濕甚於裏將與後受之熱合化  
故禁汗之虛表以甚裏蒼朮其可用乎緣此濕溫雖  
屬中暍重在濕也觀其所重兩者懸殊朱奉議見其  
名同而合之則奉議之不足與言傷寒也明矣  
此

三風  
溫準

## 溫瘧辨

內經以先熱後寒爲溫瘧與先寒後熱之寒瘧反對而  
以但熱不寒爲瘧瘧金匱瘧溫二瘧皆但溫不寒  
注家不能分別泉謂瘧之命名本對溫而立冬感於  
寒及非時之溫至春發者其狀和順謂之溫夏感於  
暑及非時之寒至秋發者其狀酷虐謂之瘧瘧有寒  
溫無寒先溫而感春寒則內熱爲外寒所抑表實故  
無寒曰溫瘧者合二病以名之仲景書言溫言瘧則  
必言溫瘧立言之體宜然其與內經不同者內經主  
瘧仲景主溫也宜所言之不同矣若瘧瘧則內經仲

景皆主瘧宜所言之同矣但此溫瘧者者字當作也  
與上文連讀謂瘧溫二瘧並宜白虎加桂方也不然  
自鰲甲煎丸条以下皆方論並列何獨瘧瘧条有論  
無方乎徐靈胎批金匱本亦云白虎加桂枝湯此溫  
瘧瘧瘧之主方

辨柔瘧不惡寒之誤

金匱瘧篇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者名曰柔瘧  
脈經及成本傷寒同近嘉定黃鉉校脈經本云不惡  
寒一作惡寒案黃序於所言一作某者多據元泰定  
謝校本謝校本又多據宋熙凝林校本非不足據也  
明刻醫統正脈林校本有不字者傳寫誤衍幸病源  
傷寒瘧候錄柔瘧亦無不字與元泰定本脈經同明  
王肯堂校千金翼卷九亦云不惡寒一作惡寒然則  
千金翼亦有無不字者巢孫二書多據金匱也金匱  
又云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

脈赤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彼經是釋瘧  
病之綱特揭惡寒二字則知瘧未有惡寒者以經  
證經尤爲可據蓋剛柔之分分於汗不分於惡寒也  
此一字所關非小不得不辨

蛟龍病辨誤

金匱果食菜穀禁忌云春秋二時龍帶精入芹菜中  
人偶食之爲病發時手背腹滿痛不可忍名蛟龍病  
泉謂病得之誤食龍精與蛟無涉蛟當爲咬字之誤  
在龍字下病名龍咬者以龍精入腹變生小龍咬人  
腸胃故腹滿痛不可忍方下云吐如蜥蜴可見龍精  
固能生子於腹中也作咬爲是古咬字恒誤作蛟靈  
厥病云腸中有蟲瘕及蛟蛭皆不可取以小針心腹  
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熱喜渴涎  
出者是蛟蛭也

今本發作懷作字下有痛字舛誤不可讀茲從脈經千金外臺引參正



二蛟蛸字脈經千金外臺引皆作虺咬而經誤且倒  
正與此同以蛟蛸證蛟龍尙何疑哉又案以夏小正  
鳴札之義例之則作咬龍亦可以先知其咬後知爲  
龍也咬蛸仿此

## 黃痺辨

黃黃胖也痺五痺也金匱原有諸黃諸痺之別特痺詳而黃略讀者易混因誤認諸黃爲卽五痺中之黃痺耳攷病源黃病候自黃病至治也百四十六字列症甚詳必本之金匱逸文何以言之一身盡疼發熱目濇鼻疼兩膊及項強腰背急乃太陽陽明表證而金匱有黃家脈浮當以汗解宜桂枝加黃耆湯一條證治相符大便濇正陽陽明胃家實症也而金匱有諸黃猪膏髮煎主之一條證治相符金匱旣詳其治不應反闕其證故疑巢說本金匱逸文且以此推之

研經言

卷四

九

月旦莫氏

黃病固有與傷寒同法者故傷寒亦多病黃若五癰中之黃癰則與餘癰同屬雜病自不若黃病初起可以傷寒法治之此其別也巢於黃病外別有黃癰與女勞癰酒癰穀癰黑癰同列而以靈素所言黃癰諸條及金匱所言癰而渴者以下三十五字入之黃癰候較之黃病論絕異其分別甚嚴真善讀仲景書者後人誤認金匱標曰黃癰二字卽五癰中黃癰因以篇中諸黃云云皆認爲五癰中黃癰而黃與五癰之治法淆矣不效必曰古方難用也故讀書須取其至是者

陰黃辨

人但知黃瘧之有陰陽而不知陰陽之何所指也一聞陰字卽確認為虛症而不疑此不獨於瘧爲然而瘧之害尤甚蓋瘧本濕熱所爲無問陰陽皆當以治濕熱爲正的係陰黃則濕熱入深其候重於陽黃可知一投補劑收住濕熱當時雖差而病根終身不拔矣余見甚多而卒不可奪噫人亦思陰陽之論何自昉哉金匱云瘧病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然則二瘧之別別於症之淺深不別於氣之虛實陰以五臟言謂肺也陽以六經言謂三

陽經也仲景書中固有此例如傷寒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咽喉痛面赤有斑爲陽毒面青身痛爲陰毒皆是也後世不明此義每遇陰症之名不以爲寒而用熱藥卽以爲虛而用補藥元明以來比比然矣景岳於陰黃多製補劑其意豈欲誤人哉良由誤認一時之收住爲功且速而不知能料他日復發之眞明且遠也大學貴知至信然

## 內風辨

兩經無內風之名始見於史一百零五卷倉公傳脈來滑者爲內風也一語蓋指外風之入內者不謂其自內出也千金方亦頗言內風細繹其指與倉公同惟王太僕素大奇腎風註云勞氣內穢化而爲風始以自內出者解經風字然究不言此風宜補也且素水熱穴原腎風明言汗出逢風是腎風何嘗非外入之風不必如王注所云矣近世內風之說盛行東南嘗以意別之乃中風痺痺及肝氣腎氣等症但本各有主名何庸易以混號且古人惟以中風諸症爲外

研經言

卷四

士

月河莫氏

風入內故製諸續命湯加減之方以治之惟以肝氣  
諸症爲藏氣之厥故製諸七氣湯加減之方以治之  
若概目爲內風專爲補計則續命不嫌於發散七氣  
不嫌於走泄乎夫古人立法每症皆有百世不易之  
準何獨風厥兩門乃至與後世大相刺謬如此耶噫  
異矣

人迎氣口辨

靈素動以人迎氣口對說而於終始篇專著太陰二字於脈口上

太陰謂手太陰脈口即氣口

其言曰人迎與太陰脈

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此一語正以別人迎於氣口也王注知人迎之不屬太陰因以結喉旁脈當之蓋本素陰陽別三陽在頭三陰在手之論最的後人不知其所本粗讀古經轉駁王注爲謬而徇左人迎右氣口之說以爲本之脈經豈知脈經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爲人迎右爲氣口四句一氣貫下與神門訣斷兩在關後相對則專謂關前一分之在左者



爲人迎故與關後一分之神門並論非統左三部言也平人迎條云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實者陽實也等語與靈素所言迴殊細玩以前兩字自明脈經本不誤後人自誤會耳前人辨此者多茲不備引要惟楊上善太素注爲獨勝焉

千金辯誣

千金卷廿六菜蔬類瓜子主治下云一名白瓜子卽冬瓜子也白冬瓜子味甘微寒無毒除小腹水脹利小便止消渴莧菜實主治下云一名馬莧卽馬齒莧菜也治反花瘡案此兩條當是北宋修者所改何以言之瓜子乃香瓜子其與冬瓜異物人人所知馬齒莧之於白莧菜亦然凡藥名以馬稱者皆言其大經以白莧爲主而白莧大於糠莧故稱馬莧對糠莧之稱細莧言馬齒莧旣非一物安得同條若以同條言之則是同物而馬齒莧之主治何以與白莧大殊乎

孫係博學通人必不若是之謬緣宋以來皆誤認古人單稱瓜者爲冬瓜又見其馬字從同遂以臆改陶注亦以馬莧爲馬齒莧而辯其異猶無大誤嗚呼唐人舊說被後人竄易者可勝道哉

君火相火辨

火之稱君相也惟天有然而人則否何以言之素問說少陰君火主春分後六十日少陽相火主夏至前後六十日與厥陰風木太陰濕土等同爲天之六氣六氣惟火暑爲時最長故分其純者爲君火烈者爲相火相火亦謂之暑乃始溫終熱之義也故曰惟天有然至於人身則左腎水右腎火卽爲諸藏俯所秉氣液之源無一藏無水卽無一藏無火本與六氣火暑之別於四氣者不同論其源委心亦資源於腎安得以心爲火中之火而君之腎爲水中之火而相之

且心之爲火腎之爲水不過配合五行之位如此豈  
謂火結成心水結成腎乎心之稱君特十二官比例  
如此其爲五藏之一則同然猶有經可據也至於腎  
之稱相並無所出尤不可也且五藏旣皆有火除心  
爲君外於分皆爲相何得專以相之稱屬腎乎況心  
腎旣皆有液則皆爲水何以無君水相水之稱乎可  
見六元正紀之說斷斷不可移之人身者也此等混  
蒙話頭不可不闢不闢則道之真者不見相沿旣久  
至有以慾火當相火者噫醫道之難言也昔徐靈胎  
曾著君火相火論專論腎火之不合稱相而其義猶

未盡當又移六元正紀之說於人身者宋成聊攝已不免有之然其是非正不難辨若云天之二火可移以論人則必手臂內例後廉及心藏皆專有溫氣手臂外側及三焦皆專有熱氣而可推之餘四氣將謂足經外側後廉及旁光皆專有寒氣乎足經外側前廉皆專有燥氣乎其不可也明甚而承訛襲謬日以加劇蓋由內經之學淺嘗者多深思者少耳

研經言

卷四

主  
月河莫氏

龍雷之火辨

余素不信龍雷之火補陽則消之說後閱葉桂景岳全書發揮本草正乃知有先我言之者矣其言曰今醫家每言龍雷之火得太陽一照火自消靡此言甚是悖理龍雷之起正當天令炎熱赤日酷烈之時未見天寒地凍陰晦凜冽而龍雷作者則知仍因陽亢而非熱藥所能治也若用熱藥乃戴陽格陽陰極似陽之症此處尙要講究明白案葉說甚當攷龍火得水而燐遍溼而燄之說本始於王太僕素問至真要大論注不過借以形大熱之氣不可以寒折之折之



以寒而熱愈不得泄勢必鑠盡氣血而死注中所以  
有物窮方止之喻也至真要篇前列六氣後列治法  
則此注當指感症言如傷寒在表身熱如灼反宜桂  
枝之熱不宜石膏之寒故經文此下有反治云云義  
止如此無俟深求今因葉說推原及之葉書係道光  
時其五世極所刊者此言在第四卷中

甘草粉蜜湯方白粉辨

白粉說者謂卽鉛白粉泉謂經處此方於已服毒藥後是因毒藥不效而改治若鉛白粉仍係毒藥何庸以毒繼毒乎蓋此方與傷寒少陰猪膚湯方皆粉蜜同用成注白粉益氣斷利明是米粉以彼例此義可知已攷外臺治一切藥毒方甘草三兩炙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內粉一合更煎三兩沸內蜜半兩分服以定止千金翼治藥毒不止解煩悶方甘草二兩炙白梁粉一升蜜四兩煎服法與外臺同全據此經爲說粉爲米粉無疑且經云毒藥不止者謂藥毒傷其胃

氣故虵動不止若作毒藥殺蟲解則豈甘草粉蜜之  
甘和功反過於毒藥而毒藥所不能殺者殺之以平  
藥乎必無此理仲景書文義簡奧有當卽症求方者  
有當卽方求症者余作此篇卽方求症也

金匱水菰苳辨

水菰苳不見於他書本草經有菰苳云苦寒無毒通  
神見鬼多食令人狂走與此經大同其言無毒則反  
綱目直引此經於菰苳下意謂水菰苳卽菰苳也但  
菰苳非菜類又希用仲景緣何慮其誤食李氏必誤  
攷百一方云菜中有水菰葉圓而先生水旁有毒蟹  
多食之人誤食之狂亂如中風狀或吐血以甘草汁  
解之其論全據此經而云水菰是經文菰讀如艮卦  
之艮苳字衍也水菰似水菰菰爲菜屬故云菜中有  
水菰以其似菰故著誤食之戒百一所據當不誤且

經於上節言鉤吻似芹誤食殺人說者謂鉤吻似毛  
茛此節光茛正與上反皆爲食芹者辨其似下節言  
蛟龍病又爲食芹者潔其治數節皆特明芹之禁忌  
則非茛若明矣此種亟當削正而自明已然無人議  
及於此嘆讀書之難

常蜀截瘧辨

古治中暑用腦麝而治瘧用常蜀法異意同何以言之無形之暑氣痺着鬲間烝痰結固旣非表寒可汗又非裏實可下必須氣烈開提之藥直達病所追逐其痰斯無形者失所恃而去瘧須常蜀猶暑須腦麝也但淺深之別各有宜耳今治中暑尙知遵古獨於常蜀僉謂其截瘧釀變然余目驗蘇州吳江震澤等處其俗呼常山爲甜茶遏瘧發輒採鮮者一大把煎服皆輕者止重者減未聞有止後變生者余踵用其法亦然夫截之爲言堵塞也藥之能堵截病由者必

其性濟壅足以遏住經絡斯留邪而釀變非常蜀開  
提之性所及也爲斯說者盡觀外臺聖濟各集漢魏  
以來千餘年諸治瘧名方幾千首而用常蜀者十之  
八九

癰螺痧辨

光緒紀元之十一年夏秋有疫盛行於大江之南其症惡寒四逆頭疼體痠短氣汗出或吐瀉湖中死者日數十人人以其指頭之肌之陷也謂之曰癰螺痧又以其半日輒死也亦曰六時痧日子午痧嗣後間數歲或一歲輒復行至今十年未已客有問余者曰何氣使然也古人亦言之否笑應之曰天止六淫人止五志病雖百變不出兩端自仲景著論而後至於唐宋而降治法備矣循途守轍弗之有誤醫者之能事畢矣然而人以爲數見不鮮也其黠者因摘古人



之所略矜言創獲以新一時之耳目故於熱病必稱  
白痞曰此古書所無也於喉風必稱白喉曰此古書  
所無也如此方可動人聽聞把持由我而其術易行  
嗚呼巧則巧矣抑思其所用方果能外古人治熱病  
與喉症之方乎吾知其名可改其法不可改也今癰  
螺痧卽暑月之中寒耳其吐瀉者卽霍亂耳其正名  
自在古人論中所傳治癰螺十餘味一方及雷公散  
皆古人治霍亂及暑月中寒之常法何奇之有吾子  
徒受人愚耳每見虛弱人手浸冷水久或猝遇大冰  
雪皆令螺癰何獨爲痧異其痧而死也死於汗死於

瀉非死於癘螺不死於癘螺卽不言癘螺也可



## 駁元陰

近徐靈胎砭趙養葵之改太極也曰人身有元陽無元陰大哉言矣人身如天地元陽猶易之太極元陽動而爲陽靜而爲陰猶兩儀也惟元陽動而爲陽之陽方可以陰字對之若元陽則無可與匹者安得有元陰夫元陽所息曰陽所消曰陰陽者揚也言元陽所發揚也陰者隱也言元陽所隱藏也不觀之十二辟卦乎息則爲陽爻消則爲陰爻陽爻作一象元陽之實之也陰爻作一象元陽不在而位虛也貴陽賤陰職是之故謂人身有陰則可謂人身有元陰則不

可至於治病亦一以元陽爲主元陽虛則培之亢則抑之明乎此義而陰陽二字始得其解吾於國朝諸醫不能不推尊洞溪一老

駁吳喻二家說溫疫之非

泉昔著溫疫說以證其自時氣來復慨吳又可喻嘉言之惑人也而爲此駁吳喻之言曰溫疫感受異於傷寒異於溫熱又異於非時寒疫是天地間另有一種厲氣爲之夫謂溫疫異於傷寒溫熱與傷寒例合可謂溫疫異於非時寒疫與例不合而合猶可以例文溫疫之變至謂另有一種厲氣則例無此文不可天地間止有六氣其厚者卽爲厲氣厲氣有毒毒者厚也此外果有另一種氣可與並列爲七何以軒岐鵠景如此神聖而無一宇及之原大兵荒後所以有疫者

非謂人屍混處之故以人憂勞倍苦則正氣倍虛非  
時之氣易入而爲病易深耳要其所感之氣仍是六  
氣天何嘗特設另一種厲氣以困此身遭兵荒者乎  
吳喻不解例意妄斥叔和豈知仲景書賴叔和存無  
叔和卽無仲景也

駁臨證指南二條

葉氏桂臨證指南一書於溫熱脾胃最精似可爲初學法然其可議者不少如溫熱類以神昏爲心包絡病攷古說神昏屬陽明見於素脈解厥逆及金匱中風等篇而靈經脈篇釋心包絡經是動所生病無神昏不知人之說則葉氏之於經學可知也脾胃類則云陽明陽土得陰始安太陰陰土得陽始運夫以陰療陽以陽療陰似也但胃若虛自宜以陽藥培之仲景於傷寒下後諸治皆用乾薑義可見也脾若虛自宜以陰藥培之仲景於亡津諸治皆用人參義可見

研經言

卷四

四

月河莫氏



也自難執一而論此二條皆徐靈胎所未及駁者而  
其誤人也亦不淺

### 十三科考

十三科有兩說大方家說寒一內二喉三目四瘍五傷六金鏃七女八兒九痘疹十針灸十一祝由十二符禁十三明王冑堂證治準繩近王晉三古方選注皆如此祝由家說併符禁於祝由另立風科以足其數攷祝由無不用符禁者符禁安得別爲一科中風之病千頭萬緒自應另立不可與內科混且內科者主飲食起居房室情志之病而中風之邪自外致不自內生不得屬之內科史扁鵲傳扁鵲至洛陽貴小兒卽爲小兒醫至邯鄲貴婦卽爲帶下醫至周貴老

人卽爲耳目痺醫夫耳目痺醫卽風科也則風科之  
自爲一科也由來舊矣

# 金匱馬刀攷

注家皆謂馬刀爲瘡形長如馬刀蛤然經文與俠纓對舉俠纓以部位名而馬刀以形似名儼語不類馬刀當亦部位之名與俠纓相近大約是頸側膈肉在耳之下而略近於後下當肩井之上揣之曲肖馬刀者頸側膈肉之名馬刀猶掌側白肉之名魚乎取於物爲假亦古命名之例夫生於俠纓之處曰俠纓則生於馬刀之處曰馬刀經之對舉義當如此千金九瘻篇以馬刀瘻馬刀肩腫二症與掖下腫吻傷四肢不舉喉痺天牖中腫等作一例文法掖下吻肢等旣

是部位則馬刀可推其尤著者馬刀肩腫四字謂馬刀與肩俱腫也以千金證金匱決然已若瘡形之長者則與圓者何別而必提出言之且俠纓之瘡未必無長頸掖之瘡未必盡長又何以別之詳經意不問長否苟生於頸側膈肉間總謂之馬刀而已矣

此篇專明金匱之馬刀若執是以概近世方書則否願用近世書者勿引金匱也

自記

## 命門攷

難經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案銅人任脈有石門穴一名精路一名命門一名丹田在臍下二寸三焦募也其旁有足少陰四滿二穴一名髓府去腹中行一寸足少陰衝脈之會是男子之精藏於臍下二寸也又關元在臍下三寸左爲胞門右爲子戶去腹中行二寸五分爲足少陰衝脈之會病源卅八胞門子戶主子精神氣所出人合於中黃門玉門四邊主持關元禁閉子精關元主藏魂魄婦人之胞三焦之

府常所從止是婦人之胞繫於臍下三寸也以此推之精宮高於胞宮一寸非同一穴且命門在十四椎下去二穴遠當是難經混稱之故耳其稱命門者名同實異也男子精自石門離宮至橫骨約四寸而出於玉莖能射者爲有力不能射者爲無力其與女子交則莖頭當女子中極之下龍門之次其瀉精正當關元旁當胞門子戶故病源有胞門子戶不受男精之論千金云進火之時當至陰節間而止外臺云下精時入玉門半寸許爲佳此莖頭當龍門之證

胞門龍門玉門攷

脈經帶下有三門已產屬胞門未產屬龍門未嫁屬玉門案已產之帶由胎育來其屬胞門易曉若未產卽已嫁其帶應由房室來而屬龍門未嫁之帶應由邪思來而屬玉門何故攷胞門在關元旁去臍三寸再下一寸爲中極一名玉泉其下有龍門穴內當交骨孔中千金云龍門在玉泉下女子入陰內外際翼云龍門是陰中上外際是也女人傷於丈夫之病多在龍門何以言之千金云進火之時當至陰節開而止蓋謂陰內交骨節開也外臺云下精時入玉門半



寸許爲佳蓋玉門內半寸許正當交骨孔間與男子  
交時龍門以屢開而傷故已嫁之帶屬此玉門卽陰  
門在交骨間無穴若未嫁龍門尙未經開其因邪思  
而致營熱者止爲病在經絡玉門亦經絡外候故未  
嫁之帶屬此脈經分別絕精又案病源云胞門子戶  
主子精神氣所出入合於中黃門玉門四邊主持關  
元禁閉子精彼論三門淺深同此則黃門當卽龍門  
以穴言稱龍門以門言稱黃門各有當也妊娠爲夫  
所動則龍門傷不能持關元卽致胎墮故千金外臺  
諸書治胎落有灸龍門者

# 白虎病攷

唐宋人論白虎病證治不一猝不易曉以泉攷之其別有三一爲年神病源卷四十八云太歲在卯卽白虎在寅準此推之知其神所在小兒有居處觸犯此神者便能爲病其狀身微熱有時啼喚有時身小冷屈指如數似風癇但手足不瘳癰耳又外臺卷十三蘇孝澄云白虎病婦人因產犯白虎丈夫因眠卧犯白虎其病口噤手拳氣不出是也一爲糞神證類本草云白虎鬼古人言如猫在糞堆中亦云是糞神今時埽糞莫置門下令人病此陳藏器云治法以雞子

指病者痛處呪願送著糞堆頭上勿反顧不過三次  
差白虎是糞神愛喫雞子也是也今湖俗名此曰送  
客人但古爲白虎設今則沿用而忘所自耳一爲歷  
節風以其百節皆痛晝差夜劇如虎之嚙故名亦見  
外臺近世謂之白虎歷節治屬風家白虎病須別此  
三者斯知古論有條不紊

## 羊脰骨考

宋朱端章衛生家寶產科備要方卷七追命散方治婦人血癥方中有羊脰炭云卽炭中圓細緊實如羊脰骨者取三四寸卻作拾餘段別以箸灰同燒通紅淬入醇酒中如此七遍烘乾爲末半兩案綱目炭火羊脰骨下皆不載此方獨蘇沈良方小兒吞鐵方剝新炭皮爲末調粥服炭屑裏鐵而下云云與談壁翁方誤吞銅鐵以羊脰骨燒灰煮稀粥食神效云云正合而綱目卷五十二採談方乃入羊部不云卽炭他書亦未有言羊脰骨如朱說者則譌以傳譌久矣

[illegible]

四十難義疏

四十難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其義難明泉擬爲之疏曰氣之蘊藉而徵者爲色其發越而透者爲臭其搏擊而出者爲聲其團聚而流者爲液陽氣者升於東升者陽之始也尙被陰蒙不得遽出蘊藉於中而徵於外則爲色東位肝故肝主色陽氣者極於南極者陽之泄也盛陽充滿發越於上而爲臭南位心故心主臭陽氣者衰於西陽消則陰長陽不勝陰反受其燥則震蕩而不靖於是乎有聲西位肺故肺主聲陽氣者伏於北伏者團聚而不散則

釀之蒸之而液生焉北位腎故腎主液陽氣者和於  
中央和者陰陽平陽主氣陰主質氣與質合而味生  
焉中央位脾故脾主味五主之義如此

訂正素問通評虛實論經文并補注

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實脈滿是謂重實

尺膚候周身之寒熱今云大熱病則尺實可知故下文重虛一段以尺虛對說

經絡皆實者是脈急而尺緩也

今本脈急作寸脈急案注脈急謂脈口急也是王本原無寸字脈謂脈口統三部言尺謂尺膚候經在脈口候絡在尺膚後人誤以尺緩爲切法因別脈急爲寸脈急而衍寸字若經本有之注不得截去之



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

今本脈熱脈寒濇脈下皆有口字蓋涉注中脈口熱脈口寒而誤衍今從脈經削正上文脈急而尺緩也亦無口字

何謂重虛脈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

今本脈虛氣虛作脈氣上虛今從林校正案重虛卽重實之反則當脈症亦反脈虛反上脈滿氣虛反上氣實尺虛反上大熱病以尺虛則身無大熱

可知也王注言尺寸俱虛詳其詞旨正釋脈虛尺虛則王本原不誤

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

注寸虛則脈動無常寸字乃氣之誤氣爲脈氣明經文脈虛之脈專謂寸口尺虛之尺專謂尺膚而氣虛之氣則統謂尺寸運行之氣義深且當楊上善以腫中不足釋氣虛終不若王氏之精也此注與上注尺寸俱虛相印欲人互推以見義寫者誤氣作寸則難通矣易一字義了

尺虛者行步恆然

行步愜然者寒慄不能自持之狀蓋尺膚本候周身尺虛則必身寒與上文重實之大熱反對緣經不質言而形容之故淺人不得耳今因注略故補明之

脈虛者不象陰也

注不象太陰之候也可以言之氣口者脈之要會手太陰之動也詳王意讀象爲像易云象也者像此者也

寒氣暴上脈滿而實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實謂氣實也寒氣暴上則尺虛可知上文重實重

虛二端謂尺氣脈三者之各極一偏者此節謂氣脈二者如上重實而尺獨異者

脈實滿手足寒頭熱春秋則生冬夏則死

此節承上脈滿實而言其有寒有熱者

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此氣實而脈虛尺虛者此經明言尺濇而以從逆並言見尺濇亦有手足溫者可證上文手足寒爲氣虛非尺虛而脈實滿頭熱爲脈實尺實也

消痺脈實大病久不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今本脈實大病久下無不字詳注云久病氣血衰  
脈不當實大故不可治是王本原有不字巢氏病  
源云消痺之脈實牢大者死細小浮者死巢說正  
據此經而云實牢大云細小浮則經堅字當在大  
字上無疑且經文是帝問消痺虛實則岐伯當明  
實脈虛脈以對之實堅大是實懸小正是虛問答  
相符不當反列堅字於懸小致令虛實相亂浮卽  
懸牢卽堅

校正靈樞經脈篇經文

起於大指次指之端

脈經此下有外側二字案經於諸指端皆不言何側然以穴求之則脈經亦得

入肘下廉

脈經入上有上字兩通下作外案陽明行身之前不應入肘下廉本經肘髎穴正當肘外廉不在下廉當從脈經改正

從缺盆上頸貫頰

脈經益下有直入二字案經於脈之從此伏行者

通謂之入本經自巨骨至天鼎無穴明係缺盆上  
頸之次是伏行也若如今本似缺盆以前浮行而  
上頸於經隧穴道不合

入下齒中

脈經齒下有縫字馬注及卷三寒熱篇注引皆同  
是明時經文尙不誤

頸腫

脈經頸作頤案素至真要大論少陰在泉民病齒  
痛頤腫新校正引甲乙經亦作頤蓋目下曰頤本  
經脈挾鼻孔正當目下故有頤腫一症若缺盆上

頸之次脈已伏行不得復有腫症

起於鼻之交頰中

素五藏生成平人氣象注兩引皆無之字案有之  
字則似交頰二字爲脈次之名詳馬注云起於鼻  
之兩旁迎香穴上行而左右相交於頰中則經原  
不衍

上入齒中

脈經作入上齒中與手陽明入下齒中相對案上  
齒屬足陽明下齒屬手陽明經有明文若混言齒  
中則上下莫辨且本經自鼻至齒至口明係下行



何得云上入

起於胃口下循腹裏

脈經口字在下字下素五藏生成注引同馬注亦云起胃下口循腹裏則經本不誤傳寫倒之以下髀關

王注素五藏生成篇引無關字

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

脈經廉作膝別下有以字案本經自中指內間分支至外間不得云下廉馬注正作下膝則經文本不誤蓋上一支入膝髓中此支不入髓中而從膝

浮行下三寸而別也以字依此篇通例應有

善呻數欠

脈經呻作伸蓋以善伸數欠爲一症也禮記云君子欠伸若呻爲腎病不應屬胃

則惡人與火

素脈解及陽明脈解則下皆有厥字義長當補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

脈經欲字在動下屬爲句無塞字素陽明脈解同蓋古本靈樞如是且脈解不釋心動二字是上屬驚字爲說

甚

素脈解於病至作甚甚作病至與此互異釋經文  
當從脈解改正蓋閉戶牖以上爲衛氣自虛之症  
上高以下爲衛氣大實之症實者病也如今本則  
不可通

口喎唇胗

脈經胗作緊案口喎屬筋病與脈病不干喎當爲  
痼謂口生痼瘡與唇胗同爲瘍症喎本俗書古無  
口旁此經原文必作𠵿蓋卽痼之省淺人誤認之  
耳緊卽痼之假謂唇瘡胗緊兩通詳余所撰證原

中

大腹水腫

案此經皆論症狀不及病因何獨於此言水腫也  
素脈解云所謂客孫絡則頭痛鼻鼽腹腫者陽明  
并於上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腫  
也彼文是釋大腹腫而無水字亦可見此經衍也  
寫者以水氣門中有大腹水腫之名因致舉燭之  
誤

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

脈經作得酸與熱則快然而食泉案後與酸偏旁

相似氣或作炁與熱相似衰與食下截相似故致  
牴牾

心下急痛

脈經此下有寒瘧二字疑衍

不能卧

脈經作好卧不能食肉唇青八字案胃病則不能  
卧脾病則好卧以此論之脈經是也餘義未詳

股膝內腫

脈經腫作痛義長案腫衛病痛榮病所生病下不  
應錯出衛病之症當從脈經改正

出肘內側兩筋之間

脈經筋作骨

入缺盆

脈經此下有向腋二字義匝

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

脈經頰腫頸頷四字作頰頷腫頸案脈經之文合  
於脈道行次當補頰字乙頷字

下挾脊貫鬲

脈經作下會於後陰下貫鬲案本經所生病中有  
痔痔爲後陰病經有生於後陰之症必有會於後

石經言  
陰之脈本篇云足太陽之正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與脈經文合此經不應脫去此脈當從脈經改正

頭顙項痛

脈經顙作腦項作頂案以本經從巔入絡腦論之脈經義長如馬本則項痛一症與下複非也

氣不足則善恐

素脈解作少氣善恐是氣不足與善恐當平列則字衍也自饑不欲食以下至此皆爲氣不足所生何獨一善恐也當從脈解削正

是爲骨脈

脈經骨作腎

循胸中

脈經無中字案本篇通例凡言循者皆係浮行之脈若胸中則爲脈道伏行之次當云注若入不當云循也經無中字顯然馬注亦無中字

布膻中

脈經布作交案馬注亦作交則經本不誤否則上言布下言散豈不義複

以屈下頰至頤



脈經頰作額案本經從耳上角而下自額至頤其勢順自頰至頤其勢逆且經果有此回繞之脈亦當云以屈下頰復上頤不得如是立文也急當從脈經改正

下大迎合手少陽抵於頤

脈經引此有二文一作上迎手少陽於巔一本與此同但無抵字案馬注亦無抵字則經本不衍當削正至上迎手少陽於巔揆之穴道甚合蓋在陽白眼隼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之次於馬本較備必當從脈經改正

入小指次指之間

脈經間作端義長蓋小指次指卽無名指非是兩指不當云間

還貫爪甲出三毛

脈經貫下有入字案三毛無義依足厥陰經經文當爲叢毛

頷痛

脈經作角額痛袁校本作頭角痛額痛案本經自頰車下頸不及頷不當有頷痛一症其支脈自目兌眥上迎手少陽於巔必過額無疑應有額痛一

症脈經義長至頭角痛三字卽上頭痛二字之異  
文但三陽惟太陽居頭之正得專稱頭痛少陽止  
經頭角自當云頭角痛不當混言頭痛也

循股陰入毛中

脈經陰字在入字下案本篇之例或曰前廉後廉  
或曰內側外側內廉外廉從無以陰陽立名者依  
例當云循股內廉以上文已云上膕內廉故省其  
文曰循股當從脈經乙正

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  
則毛先死

難經則津液去句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八字作津  
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者十一字脈經同爪字難  
經作皮脈經與經同毛先死難經與經同脈經作  
氣先死案津液去皮節無義難經爲長若爪則足  
厥陰之候非手太陰之候不當列此卽難經皮字  
亦與上皮傷義複以經文單承毛折二字推之爪  
枯二字當爲衍文毛先死與毛折義複以下四段  
經文例之則作氣先死爲的且與上氣不榮則皮  
毛焦允協 又案上文已云皮毛焦此文復云皮  
節傷何於皮獨詳也古人恐無此重複文法皮節

當爲肢節之誤肢古或作支與皮形似故誤

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髦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

脈經則脈不通四字下有少陰者心脈也心者脈之合也十二字難經與經同難經髦色不澤作色澤去無髦字案以上下四節經文例之則十二字當有此十二字是釋經文以脈不通候少陰氣絕之故無者傳寫脫之耳髦字衍素六節藏象論云心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是候心者當在面與脈色不澤謂面色黑與故字緊接下若有髦字則謂

髦髮之枯非謂面色之黑矣故其以下八字接得上否且髦爲手太陰之候何得列此

則脈不榮肌肉唇舌者

難經脈經並作則脈不榮其口唇口唇者義長如馬本則上下皆不圓且舌爲足厥陰之候非足太陰之候自是口字之誤

則舌萎

難經脈經並無舌萎二字案當從彼削正義見前故骨不濡則肉不能着也

脈經着下有骨字案難經云肉不著骨是經文固

有骨字

則筋絕

脈經絕作縮義長

聚於陰氣而脈絡於舌本也

難經脈經氣並作器王注素診要經終論引亦同  
難經無脈字義長

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脣青

脈經急上並有縮字難經同義長難經無脣青二  
字案脣爲足太陰之候非足厥陰之候雖青色屬  
厥陰而此篇通例皆紀經不紀色其爲衍文無疑

起於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

脈經腕上作腋下周字下有別走陽明其支者七  
字案列缺穴在腕間寸半不在腋下疑脈經誤意  
者其正絡出腋下其支絡之直入掌中散入於魚  
際者乃爲列缺歟然魚際與列缺位不相當闕疑  
可也案以他絡例之別走太陰當從脈經次於此  
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

脈經半寸作一寸半無別走陽明也五字案攷古  
針灸家說列缺穴在腕間寸半於此知經文誤倒  
也當從脈經乙正脈經別走陽明在腕上分間下



故於此無之

虛則爲頭強

脈經頭強作煩心案手心主脈並無至頭者不得有頭強一症且頭強是項筋所生當屬足太陽列此非也若煩心則於經絡心系三字允協當從脈經改正

去內踝五寸

脈經踝下有上字案據馬注則經文本有上字今本傳寫脫之耳

實則挺長

脈經長下有熱字義長

研經言

卷四

昇  
月  
河  
莫  
氏

--	--	--	--	--

讀經脈篇書後

此篇書例以經所從始曰起以連本經之藏府者曰屬以本經繫相表裏之藏府者曰絡由此適彼曰循自下而上曰上自上而下曰下過乎他經曰行過乎肢節之旁曰過穿乎其中曰貫並乎兩旁曰挾彼此相互曰交巡繞四邊曰環直達其所曰抵自外至裏曰入本隱忽見曰出直行曰直平行曰橫半橫曰斜兩支相併曰合一支而歧曰別疾行往聚曰趣去此復回曰還內經中句斟字酌無過此篇彷彿禹貢山脈水道書例惜乎馬元臺輩未能一一注明也且此

篇與經筋衛氣營氣及素問所載陰陽大論諸篇皆  
古之奇文當熟讀而精通之而此篇叙營衛各病之  
原尤切要故既校其文復書其書例於後

讀仲景書書後

讀仲景書而窮源於靈樞素問人知之讀仲景書當  
竟委於千金外臺人不知蓋千金外臺之視若僻書  
也久矣抑思仲景之書其文簡其義隱其症略其方  
約其藥省除傷寒桂枝麻黃柴胡四逆等湯症反覆  
辨論外大抵爲後學發凡起例未暇致詳墨守其書  
無益也惟千金外臺兩書根柢仲景而推衍之集九  
代之精華成千秋之鉅製元關秘闢發洩無遺若能  
從此上溯而於其參互合併釐析移易變通脫化之  
處以意逆志斯仲景之症類該方用神藥例見久之

可以窺其堂奧矣況有逸論逸方足補王林

王王洙  
林林億

俱北  
宋人

之本缺古說古義堪砭成趙

成成無已  
趙趙良元人

之

傳訛學者舍是其何以問南陽之津哉夫儒家文宗  
韓柳詩宗李杜經義宗陸孔書法宗歐柳皆唐法也  
則唐人之守先傳後可知也惟醫亦然

## 傷寒論跋

仲景書之以傷寒名也仲景自題之仲景書之爲傷寒作也仲景自序之而議者必曰此兼論溫熱也何以其書於大書中風傷寒風溫三條外但屢言中風若何傷寒若何不更言溫病若何熱病若何耶是明明爲傷寒盡其變而特以風溫備其例如泉前篇所云也議者又執書中有治熱方以爲難夫驟而觀之寒藥誠若與寒病乖第思寒之直中於裏可煖之以辛附寒之甫受於表可宣之以麻桂若寒已入裏化熱而後旣格於辛附之煖又碍於麻桂之宣則舍膏



知芩連將何所用此時之不得不與溫熱同治者勢也而所治之病仍自傷寒來不自溫熱來夫傷寒與溫熱之始異終同譬如風寒本異自一過少陽則概從柴胡論治更無區別倘於斯時指之曰風本與寒同一法也其爲講傷寒者所許乎故謂仲景方可治溫熱則是謂仲景書兼論溫熱則非夫兩間藥物止有此數傷寒已成裏熱固宜涼平溫病苟挾表寒亦資溫散圓機活相非可以口舌論也

## 傷寒論例跋

仲景列四溫脈法外於冬瘟則僅舉其氣濕溫則并無其目者以仲景書以傷寒名必溫之兼寒者始論及之若冬溫則但溫無寒濕溫則兼濕而非寒例不得入此書故不論及其痊濕暘篇之濕雖自濕來要與濕溫全不相似濕溫脈證自在難經脈經中不可混指也且仲景於濕已明云與傷寒相似故此及之相似者謂其體痛也其篇首又云宜應別論以明其體例之不雜可謂嚴矣安得以濕當濕溫強配難經傷寒有五之言乎又論文於四溫前云冬溫復有先

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爲治不同證如後章而於四  
溫後云以此冬傷於寒變爲溫病病之傳變方治如  
說兩文驟若牴牾必如余說方合蓋冬溫所以受而  
不發者亦以其有正氣之寒束之故也靈素止有冬  
傷於寒之溫而無冬中於溫之溫正以後束之寒統  
於專受之寒詞雖融渾而義待引申學者必知此而  
後仲景此文及病源千金外臺諸言春溫者始一一  
了然矣

傷寒論痊濕暍篇跋

仲景以風濕寒暑四氣爲感症之大數既自以傷寒著其論以名其書而不辨夫風濕暑之爲病若何卽無以明己之獨爲傷寒設於是又出類傷寒之論首列痊次濕次暍若恪循風濕暑之序而滙爲一篇其所謂痊者卽風家之專病也千金云太陽中風重感寒濕則爲痊於此知痊病雖有自傷寒變來者要自有其正主推之濕暍義亦復然所謂與傷寒相似者謂其形證之似非謂其感受之似也其形證之似則痊之惡寒濕之體痛暍之惡寒發熱是也此篇之旨

與平霍亂平嘔噦等篇不同彼數篇所列之病雖亦各有正主第正主之初起絕不似乎傷寒且凡風濕寒暑四氣所致皆得有之故但擇其關於寒者爲論以盡寒病之發不必皆始於惡寒發熱也其始於惡寒發熱若瘧濕喝三者反不自傷寒來則各列正病區而別之曰太陽所致瘧濕喝三者宜應別論夫曰應別則傷寒論之專爲寒因可知已向嘗謂仲景爲寒因盡其變者以此

傷寒論太陽篇跋

傷寒論太陽篇大書寒因三條先中風者是於有寒有熱之邪據其一端言次傷寒者以寒之正言終溫者則以熱而兼寒之病就其所兼言寒因必列此三者而始備溫與風溫雖殊其爲不卽發而名溫則不殊故合爲一條而統冠之以太陽病太陽病則頭項強痛矣以其因寒乃發故有此證其文法先言溫而後以風溫隸焉何等謹嚴夫熱而兼寒自當以溫爲主不以所兼爲主故但列脈症於此以後更不言溫病若何風溫若何如中風傷寒之必屢屢言之也義

例自分軒輊不得執是而謂其兼論溫熱也若中濕之體痛中熱之惡寒則皆以其形似傷寒而因於濕因於熱皆非寒也與大書之三條懸絕故另出辨之不與中風傷寒溫病同篇觀其分合可知其指矣或據難經傷寒有五之文概入此書遂以濕溫當中濕而不顧陽濡而弱陰小而急之脈與沈而細者不合以熱病當中熱而不顧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沈之散濇之脈與苦微弱若弦細若遲者不合豈知難經是約舉其類配合成論視專爲寒因盡其變者其精粗不可同日語乎

讀金匱書後

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十六卷以明傷寒初起及傷寒

雜出之病後人寶藏之改題曰金匱玉函方是以外

臺引之概稱張仲景傷寒論

於原書摘稱二字者猶肘后備急單稱肘后亦

引證家之一例

證類本草引之概稱金匱玉函方一從其初

一從其後也當時以十六卷文繁而有刪本二其一

就原書逐篇刪存要略併爲三卷題曰金匱玉函要

略方後爲仁宗時王洙所得其一就原書刪雜病以

下等卷存脈法六經及治法諸可不可等十卷題曰

傷寒論而削雜病二字卽今本傷寒論也此書行而



刪餘之卷亡十六卷原書不可得見矣故林序云張仲景爲傷寒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也林氏又以傷寒論十卷校金匱玉函要略方知其上卷傷寒文多節略至中下卷雜病及方療婦人無本可校雖有節略不能的知以脈經卷七八九校之知其是節略斷去上卷分中下二卷爲三卷改題曰金匱方論卽今本金匱要略也自是以來不可復合矣吁唐宋人於仲景書任意分併其不絕僅如綫耳近又移第其文以就已意考古者宜何如珍惜也